

遜志齋集

二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南昌唐亮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湖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表 箋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王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已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闕閱功勞兼乏智

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為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

切觀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消塵可裨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為心能自得師與人為善念臣久陪於

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王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

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侍食於宗伯錫

以田土欲使之富頌之第宅又遺以酒時出於

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

春益加禮文彌盛繇几王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

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專權惟

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宿榮設几

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躋賢學於神道

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平且美愧茲

老朽乃得荷平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

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

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

畫之優禮未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

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

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

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

人皆當世之達專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驚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疎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越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醑醇醪感親調於七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荐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瘳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願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千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未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直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倦倦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親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番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夫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發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

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有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鄂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恩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

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者蓋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珍劑之須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寶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典舉固足蕩輻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辱

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負乎眾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漸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被臂痛髮落饑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胃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矣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休良顯至宣德且懇且感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窺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畧陽縣被焚畧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僊上貽曆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侍優異苟

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費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穉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為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卻疑之詩就乞并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

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作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為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况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祇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傲關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季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 干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臨亭乙夜急足二人至迺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爭忤每每

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遠遼漸久畧述鄙陋不覺醜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敢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

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  
 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翹迂不顧衆  
 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寶啓  
 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  
 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竭成  
 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為百世之光  
 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為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  
 任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  
 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不為歲寒  
 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  
 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為謝庭之  
 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為穩協字說前作頗  
 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  
 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  
 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  
 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  
 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

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為大  
 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  
 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  
 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歛慕聖賢今四十餘  
 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水月  
 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磨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  
 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  
 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剎群繼有詩足為  
 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  
 廷壁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  
 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  
 一日

又

臣 昨行至黃琪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  
 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寢清三君子皆  
 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感旣英才之出而松  
 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  
 氣可謂鏡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為喜况睿情篤於親  
 親尚重文雅為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  
 親製官商相宣金王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

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耻過情之譽撫心感作省已競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充華喜江漢之滂流露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衮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幘幪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執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思之大者非疎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消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旅屨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

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頃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尉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良願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倘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携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感恩作成文教



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祗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王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慶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他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己喜天下之有賢王所以為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適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為太平賦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為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王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稟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靡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鬼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慮或有疾疢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與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濬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思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為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

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平然而侍  
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  
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  
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  
存倦倦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  
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  
巽與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  
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  
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  
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罄無  
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成盡盛  
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  
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  
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掖後輩爲職雖樸朴  
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

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  
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  
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  
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  
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脩己經世之大  
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  
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吾溢頰面某所以忘  
其卑賤族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  
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  
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援之於恒人之中而  
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  
某也蓋閱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  
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  
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迷焉則庶乎  
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  
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  
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  
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  
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

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翼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倖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事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其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其妄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其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

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謂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號號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竝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人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其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恠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信信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恠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信信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且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恠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

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耻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喚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舉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

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問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望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

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

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且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自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窮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舉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某眇爾之小子學未闡道才未周乎事數

年之前旅遊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平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慄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

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成均之中援於四五百人以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

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知之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遺棄忽踰六年緒言閑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袋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規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奇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濶之情綢繆悃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與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耻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政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

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病疾滿年不愈寒暑稍間  
 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日眩暈復棄去讀周易  
 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為枝辭十餘卷發聖  
 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  
 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  
 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為明時寬假得安一屢  
 於猷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為生民  
 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父執戟捍封疆清  
 徽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頽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  
 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  
 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問其  
 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  
 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  
 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為已任乎  
 若曰不敢自息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  
 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  
 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而欲其教於一  
 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  
 欲言高文知己墓傳行世先予事行因得附末簡以  
 傳甚幸甚幸蒙索阿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

寫託朋友為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  
 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畧有數人相從其中極  
 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會泯滅但無人振起之  
 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  
 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  
 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其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  
 之意未嘗不在德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說者多  
 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sup>跌</sup>者少人之所遇  
 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 聚而兼有之

者其溪上之遊乎其獨將為 非也耶前後浦江  
 欲奉書為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  
 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  
 知靈運泰 者良有所為恨不得與執事同

知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為  
 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  
 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恒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  
 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  
 已得之於胸中 不勝邪執事其謂之 乖離久  
 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

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徵不猶興者况相去未甚

遂其說大章爲世文

諄諄導之以路豈能

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

顧自力如

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

淳美其言猶以爲憂况于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

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

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

職之而誰乎婆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

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非薄所能卒改居閑少

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

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

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

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其嘗謂太史公

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

子行畧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

察之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

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

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其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

使欲致一書遂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

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

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

所憑信往往勤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

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

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

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

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

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

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

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

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

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

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

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

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具制行其事君行

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

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

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哉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譏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迷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自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戾而怨誅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

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其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許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購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推斥向時之可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

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  
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  
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脩周公孔子  
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恒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  
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  
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  
少望之治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垂紊之憂  
下欲其無崩潰潰圯之灾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  
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  
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 不 其子無  
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  
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以之乎道四海九州  
之內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  
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湏自逸  
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  
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  
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  
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

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  
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  
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  
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  
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  
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  
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密  
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  
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宜昧而莫知所爲缺幾  
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已治人二者而已率  
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已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  
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已之餘也古以有此二  
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  
不爲則人理糜爛久矣今天下疊疊然皆將以道德  
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  
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  
其爲 其爲三綱二紀其體爲仁義其用以  
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  
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  
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

布衣而州里以為師為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已志而不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

而不行道子不以有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

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為後世慮取之道托

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

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

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

事所忍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

聞占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

所不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為至某不敢自擬於賢

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

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

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予其有憂惟

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

為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為治如是而後可

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

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

言吉也夫以某之愚而猶乎天况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為賢人君子者大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閱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易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為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類壞今世無復見臣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為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兢兢然恐招人之疎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為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揆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齋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

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誇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睚眦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畧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脩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祥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

失於開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其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微諸簡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其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

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黷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願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撥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畧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

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亟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真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微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間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

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追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忤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忍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趁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平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畧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蓋之心溢於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濶

且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尚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違邊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射隼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即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

捉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奈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禱未終越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為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為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破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為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乎其其在人乎嗚呼

固有能勝天者

人彼庸

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

人者每以得失為喜戚而豪傑之士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炯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况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某闇劣非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俛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適近者至郟城去執事為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搆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敢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感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閱

閔加於瞻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然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杏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瘥彌年氣力羸備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瑣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脩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間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

復知聖賢成已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賡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據拾齋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顛騷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賢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任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比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垂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惜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手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



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情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况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間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

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性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孰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其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勸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與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况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遲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

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  
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辭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  
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矚于其側指於人以  
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  
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借也今足下乃不  
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  
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  
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  
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  
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  
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  
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  
而幸其得也

奇士脩脩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  
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  
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  
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壁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  
第事繁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  
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

亮

答陳元采即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  
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  
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  
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  
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  
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  
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慙憤悶竊自悲歎安得  
直諫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  
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  
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  
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不見於古而著於今者  
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  
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  
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  
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禁如絲毫而易溺難致  
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  
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  
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

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瘵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業

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建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一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衰絰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自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

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漶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特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踈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其耐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偃自卑下每發求救之謙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况僕近年爲疾疢所迫懼一日盡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爲可喜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

其爲人其所欲傲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焉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予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其怒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元然獨居無可

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脩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莘莘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者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遠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况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閱恐遂委頭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睜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復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登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議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思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

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二王以是爲君  
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  
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  
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其矣  
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  
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  
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  
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  
然世之欲效忠者常忍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  
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  
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  
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  
而讒裸程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  
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  
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  
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  
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况不若韓  
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實固不敢妄論韓子  
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  
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誅歌贊難樂

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今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  
道音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  
行家貧歲歉未能即動今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  
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  
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脩疾比稍  
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  
之當有効所言綱目雖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瘧下疾近又  
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  
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  
遊處相好之情江壑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  
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  
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  
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  
下過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  
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  
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  
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  
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

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  
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  
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  
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  
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踏之耶抑天賦  
之者清明高朗人世盪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  
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  
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  
所賤今之壽考者非後人之所謂天平焉知賤於今日  
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  
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  
爲皆自致乎盖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  
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  
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  
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竒秦少游近借  
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  
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  
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  
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  
亦未必識其真也况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

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  
耻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  
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  
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  
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絕次不  
能快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  
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  
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  
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  
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  
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解僕亦  
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  
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  
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滯僞欲爲定次之多  
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  
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  
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  
安居飽食無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  
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

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間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莫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况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莫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上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

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斷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者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浸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頽習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關愈聚苟不早悟其非幾老

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

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叙吞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脩得事畧九篇惟塩筭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倘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遊跡畧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者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爾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經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疰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莫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



遠點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卧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咏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相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堊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敝親家土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覩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荅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

考委社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叙述疇昔辭意閎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况至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平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汗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掃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遜志齋集卷之十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績 葉珙 王梅欽

臨海縣學生李歸 戴濂之

黃巖縣學生孫晃 李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九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權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曹昌胤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兼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與采苓先生二首

其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為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耿耿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為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為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

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

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

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事脩厥德宋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其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維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

劣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踈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平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遽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遽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

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湮忘哉使有餘者  
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  
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毅視人之死而無  
歸者有歛貧而無貧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  
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脩復使  
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  
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  
談非甚高之論然適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  
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靡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  
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  
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  
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遠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  
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  
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遙邁追感何窮  
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得  
來如大常公者絕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  
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朔日冀望令祝  
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爰雞恐不盡

潔不復贖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已甚  
文况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縱續其後  
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  
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條焉將老真如來喻反  
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通塞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  
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  
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  
人決不敢自汗於流俗以聽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  
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  
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千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  
聖朝崇獎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  
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苓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  
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  
書問起居幸為道區區之意遠遠日久願見之心甚  
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  
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濶事卒不成  
以為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為哉執事

於群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勤懇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為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為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待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逼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嘗斯湏忘耶受知受教最為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為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獎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為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魏平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為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

謂公僕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為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未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種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蓋廣舉之而蓋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其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况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

草食而後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其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騫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

闔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  
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  
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  
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  
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  
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  
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  
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  
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  
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  
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  
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  
傍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  
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  
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  
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  
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  
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  
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  
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

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  
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而已  
疲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  
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  
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  
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遠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  
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  
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  
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  
術汨汨驚利胥誇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  
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  
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  
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  
僕雖有志專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  
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  
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  
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  
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

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粹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端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竒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全彙無所往故至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確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

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群笑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牽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脩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荅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



故雅頌之所陳詰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萃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為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崑嶧龜蒙周秦齊魯騰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絳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賦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於其徒寔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行為浮漫瑰恠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甚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為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

以為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為雖不易至孔子之堂與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履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為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為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而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

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與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慙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僕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慕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吝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

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募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與未嘗學爲文也缺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艷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實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肯乎道僕何敢訾之

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紆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脩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指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

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其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者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詡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汗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

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宜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而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懇勸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劘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所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

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京雖時有登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荅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荅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髮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誘議於當世况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債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

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累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閱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觀平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湏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

盛德賢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怛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敵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况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疏濶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畧無有成而虛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親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店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辯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淪麥飯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

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固上之行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遺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編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聞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令兄叔車得子

今兄而下相皆平安叔美

叔端及諸令姪心益 煇耀二生娶婦未養浩兄

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巖頗聞人說見其文蘇

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

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

其爲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

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

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頽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

視大笑不省爲何語也今奉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

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

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柰何

以醉人戲語爲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名雖強記憶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愠於中况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寢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槩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慙愚然其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平性不

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况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人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瓦全無爲玉毀此無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王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夫玉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王之爲美耶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耻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闕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歧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閱之恩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肆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汗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痰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其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儒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

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二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欵欵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

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輔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復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閨宅尊穉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厭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己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諭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書煩并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煇兄聞得子頗進學否蘿山墳隴幸時省視



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髮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  
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  
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  
林爲編脩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  
知整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  
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  
得升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  
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  
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仁許氏故作此書語  
無欠切冀恕之不宜

荅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曾  
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  
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  
章脩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  
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  
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  
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摹印出使  
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  
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

爲之王京善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  
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  
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  
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  
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  
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  
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  
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  
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  
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  
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携  
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  
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  
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  
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  
之下兩溪之間也聞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  
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  
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  
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

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荅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群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與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已推獎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

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已避之况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已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包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廢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荅也然足下端慈直愿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已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擬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是下遂以遷寶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爲愛不若親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

則懼謬謬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謬謬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關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馱驪享大璧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己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干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

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所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濇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專契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昔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溢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

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竒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竒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竒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竒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竒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廳於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嚴之體裁以正之體裁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柄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

離錯糅而繁以訛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竒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埃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况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

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歎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

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牆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服焉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

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駭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各不能無過肯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特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持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即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請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其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瘧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美望即見臨奉奉企仰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比以家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証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奉奉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况辱託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仰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

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為得効寒熱痰咳畧無少  
減令子雖謂脉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  
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為勞  
諒仁者以濟物為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  
冀勿外幸甚聞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  
懷悉俟面晤不宜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獎親童伯禮丈令闈  
感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  
懇令即答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  
它辭即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  
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宜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  
見豈以兩故愆期邪近希政第老母患傷寒已五六  
日深以為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鉄  
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回來諒先生過愛之  
厚必不忍棄我也奉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宜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即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  
悵快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  
行奉拳以舊恙未減為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  
希魯回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

幸甚區區同產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  
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跡乃所願也茲  
族弟往長亭持致此懇尚冀會言以盡謝臆不宜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叔叔更欲索  
詩數首書之故未即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  
秀才送還也賤患痔疾久而未愈殊為所苦不知曾  
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  
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尚冀面晤不  
宜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浣第家枉  
顧邑郎適以賤事弗值為悵快耳恃愛有懇祖毋舊  
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  
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為計非先生不能治  
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即賜一  
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顯 戴慶芝

黃巖縣學生孫光 李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天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舉校書閣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司事奉 勅監範在籍南昌府堯臣 校訂

中順天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監範在籍南昌府堯臣 校訂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為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警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為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為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為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為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

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之言為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為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為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為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為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非本末之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日以辭所引以為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日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為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為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



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詭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摠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劇切過關輒頽爾變色以爲發已之短或陽受而陰踈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踈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

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矚目抵掌有夜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

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商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未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况足下有意平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極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肩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莖尚未畢釋哀凌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其陋言其訥使胷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况真摺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

與趙伯欽三首

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僉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道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不可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

焉曰林右公輔充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奪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矜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惟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壤上隳下垂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自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狃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以有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

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未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富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謂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

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答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當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已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琴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

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前敎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其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復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頽千壤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早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

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  
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荅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  
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  
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  
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  
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  
乎義不得為君子執事臬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  
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  
不敢以為知己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  
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  
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  
因加愛於人焉而遠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  
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為報尤所不  
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  
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誦乎  
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

圖之多缺

荅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  
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  
吞則人將以為隱吞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  
為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  
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  
秀為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  
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寧  
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為準則  
為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  
乎為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  
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  
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  
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為奇也不亦大乎而作  
之者初非求為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  
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  
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  
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為奇也稚子刻雪以  
為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  
遺尚焉取其為奇也哉足下之為奇固非此類然奇  
近味滴乏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贊之本未甚充而

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  
棄木之根而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  
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  
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  
與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  
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  
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  
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  
艱苦滯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  
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  
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  
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  
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  
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  
有貴人之子病瘳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  
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  
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  
嘗怪風俗頽巧相師爲伎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  
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  
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慚

恨

後知之所望

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

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

以爲

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

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

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未失耳苟  
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  
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今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  
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  
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率談也然每患  
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  
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  
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  
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曠者也  
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  
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  
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

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官室  
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  
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  
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  
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  
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爲而不可行  
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  
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  
人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  
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  
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乎  
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  
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  
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鬻稱制於海內海內之  
人憤怒思割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  
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  
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  
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  
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  
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

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  
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欲墮堙  
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  
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  
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鯢身  
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稱井之蛙未嘗識也伸  
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鯢魚之大孰若吾  
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稱井  
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  
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  
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  
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  
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  
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  
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踈矣是殆不然井田之  
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  
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  
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  
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  
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

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教類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已之長而下於少舍已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唾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垂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合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頃之計而有

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據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遣徒贍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荅閩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真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



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  
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  
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  
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已意以  
抒其竒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  
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  
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  
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  
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  
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  
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  
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  
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  
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宥故陋於文  
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  
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  
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  
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  
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  
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

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  
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  
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  
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  
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荅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  
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  
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  
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  
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  
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  
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  
居况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  
人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况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  
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  
愛王者見白石即以爲王非不識王也蔽於愛故不  
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  
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  
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

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

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

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

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劫可也稍有所論述

愚僧見之輒大恨若置其父毋毀訕萬端要之不足

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

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况僕何能免哉士之行

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

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

之毀譽耶徇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

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

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

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

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

彼見吾無人是以致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

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

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

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

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

發畧陳固陋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濼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

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

子間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

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妥近在

王脩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

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

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

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派俗人所敢望

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

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

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感督責不使有

斯酒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

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

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

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

騷騷焉欲挾發竒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

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為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辭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序文慷慨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况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為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儼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今謂金與王為同則可謂金與石為同則不可為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為同道蓋金王之類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

足下以顏子與黃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二子其卑顏子也甚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恒人而况憲哉又况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今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荅今子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為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繁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為得不既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言匆匆不宜

荅林子山

某愚慙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恒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為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

况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且至午不能真  
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  
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  
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  
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  
兄乃遺書獨賜誨論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  
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  
人之心五性且爲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  
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  
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軋獨孟子之爲  
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  
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汨其本然之善  
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  
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  
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  
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  
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  
物也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

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  
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  
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  
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威  
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  
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  
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其耳其雖不足以知道者然  
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  
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荅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  
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樵樵度天台林右左民  
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  
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  
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乎洽無所覩慕體不  
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  
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  
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  
與徒猿狖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  
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寢自危坐或取古書緩

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然悟道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覘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闔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

疑也以之爲著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傾覆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蘄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荅王秀才

前學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聞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頗欬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荅雅意且真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獮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

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乎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能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奪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

文章之正不眩惑於佞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  
為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  
聖人俾世俗易心改日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  
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  
俗勿為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為虛器勿以政教  
為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  
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晉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其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  
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儼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  
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  
曰儼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儼孔子孟子以  
子思比曾子皆契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  
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  
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

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儼聖賢而其聲光之著  
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  
河渭之於溝澮也儼之一不當且若是况某何如者  
而以儼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為其可哉

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  
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  
河渭也不駭以為過言則笑以為無目人矣彼七八  
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  
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  
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  
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  
欲書即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  
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  
識者以為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  
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  
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  
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  
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  
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  
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  
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  
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  
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  
賢之道以為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

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真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作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其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儼者非其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 與俞教諭

某以祖母喪伏處聖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而遭大故膺鬲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肯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

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某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 荅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吞而未果者非不欲吞不知所以吞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恒少見憎者恒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尋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云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尚不可數况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矣將以推其所與于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問其烏敢默耶多誤

之矣繼此有



某鄙樸慙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子然莫與俟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其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慙慙甚至某

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爲文辭

好豐頤長髭言如轉丸步

爲當世所喜者不可 學彼皆自以

爲出羣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况夫足下秉深遠之識謙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况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其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 與同輩諸 而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

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與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况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覲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恠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恠聲

且欲來矚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其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惟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擲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荅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

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九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能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踈乎且世之風俗滴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尊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訛異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

人異其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其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其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其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

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善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慙欵似非流俗之相給誑者故畧據意可否無所闕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鍾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革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

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九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性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已相師一何意見之遠其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

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已直易易耳况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闕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自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蹇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疎乎欲遜而不荅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

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為三達德此言為學之事以三者為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恠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為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為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卜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

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為至理何可以詳畧多寡較也故錄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為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為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其所聞以為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耻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况足下輩耶

荅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為屬私念執事學行為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上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撻無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腹毀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

僕獨學宜加懍懍而以弗獲聞已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清獻公鄞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耻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耻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平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

并望見借當今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道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鄉諫議浩送首導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彙傑之士居平位必有益乎位居平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 荅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上子衆多且夕不少暇風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平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荅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心心以懸

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已志，以為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為辭，充乎其為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詭，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踈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耻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靡之干外，而疾疢灾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為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借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不敢為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為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

必曰必為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為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為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蒿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為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為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為慕平外不患無位，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為得志乎？以富貴乎？當時者為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沂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

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奉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禀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其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于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儗。

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子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咏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靳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歛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未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獲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佛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



也信工矣實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揚子雲亦甘夫覆餗詭耳大治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為好也今有人焉談裘冕絺綌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黎覓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絕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譬之而目為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飯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為盈縮嵩師不以風濤之險全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栢秀乎冬各適其所美可以時之不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為斯文盟王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辯于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呂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復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變音俚說嘲哦喚意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悔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

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為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繁馬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繁焉而人以易為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缺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為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優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為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訥且慙也

與盧編脩希魯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叅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鷄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

虎半嶠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並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嗟曉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瘦番靡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灾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脩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已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

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執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忘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釜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瘦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爭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畧報一

###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諺語未磨礪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驚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買家塾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

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諛不瘳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媚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警說異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諉甘爲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己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

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置同列悻悻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畧亦易見言溫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垂戾而好忿疾自以爲才伐已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褰裳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遭廁鬼面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圓溷爲釣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七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及復玩繹遂至夜深爭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謂其文而使僕喜慍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塞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恠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

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番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

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耻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第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師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湯擊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擠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宗厚宋之歐陽脩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

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孤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邪督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慙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非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敘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

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休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繖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溫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兄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宜順處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別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讀程

府學生陳縝 葉珠 王權

臨海縣學生李賜 戴慶

黃巖縣學生孫冕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閣直樞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府參政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訂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蔽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

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讐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冢人者其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史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官正以下爲五曰官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于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擯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

之司聽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逐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鄭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實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屨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圃人塲人殺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遵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宮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垂猛鳥獸蠹物蠹蠹有冥氏庶氏穴氏寔氏若族氏翦氏赤友氏蠅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

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大小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妄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

雖授以龍宮之秘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 篆書考止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平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誅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空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



人好而能通其意者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嘗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辨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廢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已則難以言智

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廢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償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第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

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求國家之命者漢唐未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撥其大要論著其事為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任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繁乎蜀者為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為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

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為之益高江若為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為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槩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治平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耻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為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毋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為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為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儉人卑陋鬼瑣之說譬言如白日出而魑魅

亡嚴霜降而重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  
正偽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  
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  
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螭蝨之智陰  
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  
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  
絕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

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  
漢之隆而已哉固特紹三代遺統魏乎軼出百王之  
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  
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于朱子出而筆  
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  
尊而僭亂誦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  
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  
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  
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乎其可徵  
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  
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  
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  
將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

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髮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  
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  
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  
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  
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  
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  
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  
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  
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  
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  
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  
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  
蘊焉爲寬仁之德施焉爲清淨之政充之爲精博之  
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既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  
猶歛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  
君子爲憾於是徧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  
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  
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

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者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脩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諄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

小之臣材枝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與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蘇宋迄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敬恭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

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鉉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今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于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

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汛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愛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恩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懣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昏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脩國內又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

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

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

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

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

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

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

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

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

闕庭祇慎愛敬動必由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

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既摹印孝經

頒于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

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

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

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疢癘不作疾疫

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

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乎駸駸乎可與古哲王  
比烈矣陶合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叙其亦  
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尚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

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曹胤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求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之所需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內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于學羣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耻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脩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

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  
頌示縉紳聚觀欣喜歎感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  
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  
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飢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  
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  
祿所綏史策所嘉况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  
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  
之百世師之廉耻之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  
而子孫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  
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  
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  
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  
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周八百  
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  
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  
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  
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  
之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

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  
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  
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  
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  
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舉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  
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  
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  
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  
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  
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都金陵獨能聘致太  
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  
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  
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  
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  
目正彛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  
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  
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  
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  
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

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脩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

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闡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手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契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槩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



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其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遠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飽藻無實可喜之辭曼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閩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鄧東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于時閩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廷孫字正仲樵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據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于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

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子載之後論子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苟淑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番及猶忻忻不少慶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閭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

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儼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

遠郡召入脩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遣國家遐覓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况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稔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 蘇大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

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况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况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其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頃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與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

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况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遠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贊於其

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况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脩生平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屨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脩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雖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斷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壹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萃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嫵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凝觀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慙模模窺窺竊蹙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闡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漢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

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于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于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興章文物爲文陳全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疑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者掇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與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如列子御風翩然褻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迫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

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曩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挾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脩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

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二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句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踈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其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尚之既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爲焉而致哉蓋其脩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

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淡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驎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觀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唾鄙笑侮之者衆矣况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歛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復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

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脩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為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為尤甚古之詩其為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與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窈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為高或以繁艷為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為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為詩哉世固有嗜楠柚粗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古

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為詩必以三百篇為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壓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為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為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

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麗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紙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頌箋粲然可喜也人性性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慙抑塞而不寧與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盖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然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藁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盖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掣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

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脩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臯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其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性性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叙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頽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脩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脩德而與其傳世立言而與其行遠此雖聖賢



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  
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  
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  
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沒而法言傳  
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  
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  
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辯黜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爲雖扁  
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  
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  
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况古人乎由智者而  
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  
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  
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  
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  
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  
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  
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  
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

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  
近時棟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臣世範民之政豈  
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  
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  
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  
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  
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  
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  
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  
爲非腫跌盤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  
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  
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  
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  
多才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苟取賈誼以下之言  
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  
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  
闕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  
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

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千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

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群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脩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

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質買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 京闈小錄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與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群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於徃宜直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

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州宇內不完中葉遂剖為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汛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脩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為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為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為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焉而忘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為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跽盟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為崇文祗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

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已已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死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為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為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為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舉學校官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舉學校官范惟一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舉學校官范惟一 校刊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為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為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為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脩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為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吊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况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况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為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為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

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為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為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况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救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漁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為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為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為士者

難於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由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閔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途人既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苟尊矣雖少不敢忽苟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能睦其族予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愛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牒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調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道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脩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脩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勤者也

###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熙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畧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畧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叙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于天脩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

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恐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為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詳未脩今子第考質而為之且屬予叙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為患常始於爭爭而爭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為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况由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為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為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為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斯祐之矣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為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

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之也故為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為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為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櫓駢集競奏之所淳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與密視諸邑為最善北鄉有聚落日泉山水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承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為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

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宇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余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與由乎一鄉之俗鄉俗

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于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况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入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于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

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冢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

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子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平脩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竄逐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讎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憚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者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脩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脩於躬而隣國之君皆甘心比面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于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既偃王去今二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



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于江南婺去國都爲甚適其地寬行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于時婺之俗比他郡爲最美爲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尚廉潔而崇氣節脩譜牒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于失國

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于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

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于京師心樂焉以爲不愧乎宋之士考其所爲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

深知公之爲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衆求其

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賢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閱其貧

謀于縣人合數十緡贖之却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

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

誠過於恒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爲恒人必佛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恒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爲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它日脩其家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爲儒家而彥誠欲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爲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况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

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

故耶自井田墮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况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未如之

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

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

其人謹書之干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

思之蓋恍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爲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爲然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爲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筆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凜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况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尚古之士間能爲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塋之詳苟有聞者無不備載關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脩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脩而爲善苟爲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爲而懽乎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爲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爲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依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子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爲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爲恩甚太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尚爲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茲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圖爲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爲尚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稊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爲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

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華冒焉而不及其歲久地遠而蓋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為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為陳幸而地之相接為其近世之相違為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命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為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尚父也尚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尚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闢開闢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為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為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為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為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為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

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為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諡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疎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其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莫不書其附策揚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千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錄昏宦謂之籍狀天下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網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強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監今舉大綱以明眾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幹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公卿之胤佩玉負薪不廢連枝共葉詩云獨行

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  
 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  
 根弱則幹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  
 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是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  
 也胤者繩繩不絕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  
 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彌攸同但記之世數  
 則尊卑可定必類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  
 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墓然後位進  
 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  
 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  
 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脩  
 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蘊心明以聽  
 視先世之叙皆記於曾祿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  
 父諱問其由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闕事如此之徒  
 非紹降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  
 蔭聖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  
 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爾祖之業而  
 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  
 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  
 蒂君子貴之是以克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

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胤遠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  
 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  
 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  
 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  
 例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黃帝時有  
 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  
 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  
 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欽者爲司馬府長史河  
 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欽於是方氏始  
 來江南絃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  
 之方氏皆絃後而欽其宗邑也今欽山間猶多有方  
 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繇九  
 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

州長史達達歛裔也漢祥之孫霽以國子生仕于朝  
二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  
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  
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  
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  
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  
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  
有偉人出乎其間人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  
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  
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其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  
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  
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  
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千  
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  
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隳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  
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  
自隳始武昌之方自隳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  
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

秋禾大熟民愈悅懌中康外熙臻于治安七月庚戌  
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黃氏翌日辛  
亥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賓善與客遊于舍  
北溪上張飲于西澗觴豆惟蠲蔬以時酒行不啻  
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綠人心目  
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賓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賓  
善曰惟嘉賓之辱臨復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  
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  
吾聞闔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  
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于臭奴隸闔于庶  
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  
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  
賓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  
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  
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三百三十言以進  
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  
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藏之黃氏之從遊者曰仲昭  
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二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

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即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砉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籁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况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二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過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具至也以手承簷霽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

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平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耻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徇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徇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已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蠅蟻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遜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

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  
恒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  
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  
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  
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  
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  
也謂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其類而心不同有不  
求甚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  
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  
好梅與某子真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  
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  
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平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藐焉而不  
會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  
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  
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  
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  
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  
乎弗會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

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  
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以故輒悲  
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  
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  
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爲上所寵任而念  
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扣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  
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  
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  
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迺俱至闕下謝恩上嘉  
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  
莫不竊嘆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  
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  
叙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  
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  
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  
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此豈人  
之所可必哉上不遺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疾則何以  
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  
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  
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

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殺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尚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

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况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言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



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踈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爲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倖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孝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爲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溫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崎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

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聲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娶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夔歷元迄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嘗集爲書即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內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基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即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

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  
與草木同爲漸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  
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論斯集者非惟王  
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  
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  
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  
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  
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爲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  
安平之時多疎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  
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  
盡其材於封疆介冑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  
者特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  
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出內廐五花馬賜之在廷羣  
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咏歌宣侈上恩以爲方氏光  
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  
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  
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  
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爲之序其事以示子孫

于無窮其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  
而推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  
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爲安在外而使  
國家倚之以爲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  
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  
哉其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  
學有文繼今益目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  
盡忠守疆宇于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于悠久方氏  
之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  
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  
祇廣揚昆弟其尚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 天子之  
寵命哉

衛氏紫微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蕃紀日而視乎堯靡草  
之死菊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爲準三秀之莖連理  
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  
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  
爲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  
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  
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謬

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爲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卅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榦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盖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盖兆之矣聞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灾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得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藥之微哉蓋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

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于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舉南輿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嘉龍公錫以聖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寔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脫銜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蘭淪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慨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粵時嘗即惠州豐湖之瀆爲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巨卷予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

乎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况今遠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于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峯樵叟序 并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淳龐邃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于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儻之徒恒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于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贊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恒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聞閨嬉

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蒼蔚鳥聲啾啾烟靄間即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澗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未耜腰鑿銜往來于畝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脩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雪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烟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澄清霜呈錦對壑殷秋聲蒼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

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  
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  
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為作贊叟姓徐  
名山南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脩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  
學殖之富首外防蠹賊匪薄不許為友兮內存孝謹  
于姓咸歸子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  
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溢欲沂源而反  
舊兮攬烟霞之勝槩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懷  
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  
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辨說稱晉宋之士以  
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  
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  
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為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  
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  
年矣人子之行役于外而思親者會白雲無所為言  
或繪而為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  
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于世而

不廢哉蓋其德脩于身事功立于天下而洽于生民  
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  
以為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其言則人  
子之思親視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為是言哉  
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  
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  
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  
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  
業于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抵命來台之寧海去其  
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親飛  
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條南兮忽比  
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于職飲見親兮  
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為之賦詩  
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  
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  
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  
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已廉臨事  
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為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  
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欽之為德施之為  
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

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剖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今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子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爲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畧之任也拔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內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爲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循私思以違道况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爲之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除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爲宜然此余於張君文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

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猶爲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爲圖其鄉閭景物之槩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錄爲誄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歷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名聲不昭於後以爲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脩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章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

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特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

也

###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燿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已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慤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已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政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于中而形于外政教可

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遠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其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恒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累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恐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黃仲儀仲顏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爲辭以祝之其說既大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兒之夫鄭君叔度力爲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予重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字之曰仲顏而告之曰予嘗見射者乎虎能豹豕之侯陳于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之爲勢又存之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豕也志存乎虎去

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爲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是所則者文王孔子也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者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子爲聖人之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爲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黃憲者人稱之爲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尚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捋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澄撓近乎顏子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顏子之舍之則藏然顏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人歟其視顏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之也仲儀苟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仲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顏云者欲其師顏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



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勉而取中於顏子焉此  
先生與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苟師乎憲而自畫  
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書巖縣儒學教授文程

府學生陳真葉琰 孫壽

陳真葉琰 孫壽

葉琰孫壽 孫壽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監務在籍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  
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者豎子之雄非  
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  
盡其道則可以運陽陰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  
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  
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  
加不以丘園而捐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  
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歛之善一身彼或不知  
自重而為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  
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為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為  
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為榮布衣蔬食處乎陋  
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  
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  
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

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入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况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入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爲戒哉

###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

詞驟而覽之盡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較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遊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况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

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蓋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縣百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也交而剔之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

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子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觀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脩己以治人始於播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即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駟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者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合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

於侯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恒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脩已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予力所病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脩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官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唯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

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馴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童羸重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震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養而飛或安而行或五色綉羅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

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之上和陰陽下之有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懼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虺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脩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為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為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平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闢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斲法歐陽脩蘇軾亦以是變說僻險恠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

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為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闢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誚余吾邑郭七淵獨以為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甞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哉千人其違吾乎哉此句疑有

解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為最難夫為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祿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脫乎齒而衆誚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羣猜或萃於身斯其為可愧也斯其為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

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平人者不在茲歟不患  
平祿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顏之學矣資  
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  
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  
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噓矣如是則德不患乎  
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啓之乎人之  
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  
徒而衆謂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  
愧人而畏人人恒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  
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  
已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恒我憎不知己之不  
足而責人以已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  
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  
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寤  
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末  
保

贈王生序 多誤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 居顯要者

觀士焉所取哉人譽諸器也位譬諸 所愛

也加 以藜藿不能損其可貴被土偶以文繡能

忘其土偶之質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  
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  
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  
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  
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  
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讐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  
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耻毀節行從而與俗  
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別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  
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  
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盲以  
失言病予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  
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  
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  
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拔於  
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  
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  
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  
羣英蠅蟬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

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蕩滌情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審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性往皆如夙成穎然絕出于時以致當世之治苟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

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僉事朱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者有所不能速熟於情僞也銖銖兩黠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民悅之閭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教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管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玅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黃霸長於治郡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

南者他于天下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憐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于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如于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位而受知聖明以光耀于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履道由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于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強撻發僞媮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俱履道按之歛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服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于朝廷而播于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尚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爲壽共

嘆其爲賢子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獲道於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已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吾樂也故已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已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飢渴稔嘉良臣以風厲羣下望於履道者蓋有在其尚無以所至爲已足而益思惟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庶人此士之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耻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暇青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謠燭

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由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按察僉事特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脩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奕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丞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誅歌之上必有數揚焜燿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構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第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于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論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由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

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汗辱必懇懇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祿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于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愿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阜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而不可掩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關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覈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筭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摺換閭閻筐筭壅益間物藉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

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監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莊自孝義今遷爲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謂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吝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脩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減否誠古所未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

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芳自國初兵革未靖即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于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亦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于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爲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

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

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爲

二君方有志乎任子何由而見之乎今年子偶來京

師鄭君適自陝至會于逆旅既爲禮相勞苦即問舊

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

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爲衆所推譽余又歎當時仕

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

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

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爲政之道在此不在彼

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

子敏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輩矣奚待

子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

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

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

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

擔據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

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

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

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雖賤敢爲葉君慶且以

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祿  
爵加人而不脩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  
人之所貴乎任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  
無所作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尚焉道不足而  
位有餘君子之所深耻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  
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  
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爲今象山三年以民情爲  
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貧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  
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  
敢稱其官其意以爲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  
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爲今其可貴者  
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諱其上斥  
之爲狡童比之爲碩鼠又何其薄其矣哉今侯之治  
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  
其官稱之况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  
特侯之治民爲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  
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髮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

於已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

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煖皆可以變色而怨快况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

皆不爲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能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附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大史公爲子躬由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既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賢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日夜飄擊街巷只尺不可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瓊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以儒治而叔暘自南之比服食與其水土牢固不便况薄居今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暘憂余曰此雖受叔暘而云非知叔暘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願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面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况

有祿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于後世况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賜之才其所視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戚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爲叔賜贈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窮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磨七十子之僖傑其過

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驩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執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矜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

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  
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  
者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平元亮 趙士賢 當作平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  
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  
求之故其文繁臭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  
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  
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  
而治天下豈好爲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  
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闡非工於言  
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  
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  
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如開其源崔蔡暢其  
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  
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  
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  
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  
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  
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

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  
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洽  
則人以爲各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  
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  
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  
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嘗  
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  
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  
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  
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  
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揀  
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  
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辛君元亮趙  
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  
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  
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  
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  
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

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挽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休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竒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不瑣瑣以殉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隣而班相適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開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祭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尚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

見其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竒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官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鄉關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于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尚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挾撻抵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于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于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尚毅贈哉况尚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尚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

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教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  
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毀蔑廉隅與  
俗相踰汨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  
異得盈歲月即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脩闕市之  
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脩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  
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  
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  
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平居大位  
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  
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闕市於蘭溪三年  
恒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  
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  
使有位者皆務脩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  
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  
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  
君之行徵之

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 大明能慎德撫民什畀萬方禹益之所紀

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  
鏗當春夏甫定即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  
教兵民供徭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  
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于天  
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  
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  
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未受  
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  
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  
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建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  
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  
臣順而受福于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  
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龍嘉於賢王以華楊氏  
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  
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  
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  
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  
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居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王之國多僭好鳳之國多鷗名之所在僞之所趨



也然良工不以多磬而訾玉君子不以多鷗而嘲鳳務識其真而已玉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尚儒四方之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雋功於當世者不為少矣其中真名而僞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為不足用始末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儒也耶疑斯說者身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污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及其民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人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忠無真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况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為儒道也以彼為世守之具則謂儒為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由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

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為礧為鷗以累玉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為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播奪於利欲漸漬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瞽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之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為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為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為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既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溫然為君子江湘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蔡幣徵校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

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歸而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獎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同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已於言既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 送周宗傳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于時至宰輔者六七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學之美形諸事業著于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于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七游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徧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

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徧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塞絕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况吾台文獻故邦乎况躬承其賜者乎又况若宗傳之賢者乎宗傳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耻以爲細民宗傳亦尚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傳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

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

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立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况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土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思有益於人紀豈

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秦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輪作以死其弟國子生秦生請傳于太史公歛其首歸葬秦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秦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乎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飢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暘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閭史者且不能致况列於史官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不幸然則秦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勲業下者在利祿勲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秦生即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入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可以瑣瑣之

失爲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  
孟賜之死命也秦生之不遇亦命也出乎天其  
由人乎哉秦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  
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秦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  
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爲  
贈

###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  
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  
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  
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  
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  
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  
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  
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  
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  
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  
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  
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  
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

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  
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  
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嘒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  
成均別子欲求于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子無  
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  
有以贈之

###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閉關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君異郡生  
異族而知相拯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  
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  
難不忍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  
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  
而不厭哉今天子乘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  
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  
多病一蒼頭待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  
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饑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  
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飢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  
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即持汲器以往或欲  
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  
今年子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

殺疏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視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况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祿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况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秦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薛魏之

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鄰里之人猶且相猜焉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利不可當大事此比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贄吳人九齡南粵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間其後立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闔閭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訾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

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脩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爲乎太學梁君南粵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蒙由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間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尚名節褒末危中講論性命言行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驩趨之而習于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爲通尚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詰四方剗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于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由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于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愛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

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爲也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繫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誥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爲辛者不假味於甘爲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栢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由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手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恒者爲善人達其奧者爲君子而造其極者爲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手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爲習俗所變未有假冒陳言故述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爲

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悅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已用故有所爲必勞勤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溫蓄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于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黃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于兵鎮隣郡括蒼而毋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母則無人乎父

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母之心輕裝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母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予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增益其未至者耳士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予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論者乎旨甘溫清以適其口體定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慎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于夫言之善者雖恒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 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衰然末冠頽頽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別室朝夕與語其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道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既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脩髯長身大類其父子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

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成人則子雖欲不老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比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子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由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由是而寓於術縱橫開闢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平居飢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恃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余嘗



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毋為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語予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効其衆心固慕之而薦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僊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既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恒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尚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痰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爲瘥久爲疊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瘥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瘥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

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其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其策則速成而勞用其策則淹久而逸炯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羲和推策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藏結無毫髮之不台斯頌之不雙曷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以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碎諸醫以爲質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

第賓容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偽也色不可偽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為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為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為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為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

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為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敦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俸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

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問序

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諭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同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問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

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廢物育否則灾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况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的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尚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禪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王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官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轉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

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脩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况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曄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曄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曄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蘊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祿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

山林者烟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羣遠世膠不獲從名人勝流講說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脩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巖絕特之地盤旋憩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日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適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眉山蘇公之名聞天下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視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況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蛙黽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尚以吾言問之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巨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校刊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閻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閻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為艾傷賢者之墮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盛要以斯人之莫好脩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儆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剗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日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甚其不在是乎曾子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為何居子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剗艾

自新美矣謂三閻褒貶為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閻猶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賤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救粟三閻於救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于剗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閻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閻知侯不為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已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剗艾所以治已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為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為蕭可也謂為剗艾可也三閻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為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閻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蓋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

時峭登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滯滯寤榘  
態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  
拙訥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詭  
給敏如故而爲禮恭遜歛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  
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  
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  
坐其下俯首欽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謝侃  
然趨去儼若愬愬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  
其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  
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  
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  
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入亦多以  
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  
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  
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予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  
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  
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  
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  
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  
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

之道且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  
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  
已矣

###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  
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  
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  
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遇迹於物耳苟  
狗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  
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  
畧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  
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  
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  
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携筇陟崇嶺看雲起卧石  
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  
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借亂平  
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  
翰林學士卒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  
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  
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

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其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遠周元公之於常摠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驚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疆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騷何敢僭冒以汗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

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脩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斷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斷其若此也不預斷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倡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尚能爲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闕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飮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困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在周荀况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取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清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

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井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感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且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耻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平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



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  
寵祿終身帝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  
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  
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  
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  
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  
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  
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  
其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  
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  
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  
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  
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  
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  
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  
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  
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臣正爲其難今  
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  
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  
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

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  
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  
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  
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  
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  
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  
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  
憂患悵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  
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  
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  
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  
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  
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荅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  
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  
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  
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  
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  
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

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蠅蟻之丸糞上手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其漢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湏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sub>此下</sub>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脩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爲無用

而勞者不以爲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邠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循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 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間族成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之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于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

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尹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為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為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為拘以文視其本則為累墓祿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祇者體鬼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美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

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况於體鬼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慮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排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末唐朱君世庸既塋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營于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微記故為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鄆時天甚寒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巽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敬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余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

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界一言

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

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手心也

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

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

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離違之情以歸

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

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學上壽相

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

魚衣有泉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

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

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

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

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

梁毀于武叔滅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

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

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

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

假祐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

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

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

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

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

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

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

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

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

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

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

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藩王府子過

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

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

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

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發于世宜無少同

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

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

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

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污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

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  
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已者無足高縱遠引宜逝欲自  
為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  
貌煒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  
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  
下果足以得其直否乎蓋謂太玄為孺子固不可謂  
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  
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  
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  
有學焉而不至為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恠  
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  
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  
不遑褰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  
耳胸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  
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  
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  
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  
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

綯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  
悟尚脩其辭逞怪披竒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  
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嘖  
笑屏東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窳巧寬則致  
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  
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  
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  
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  
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  
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忘鳧俗乎水振翻脩羽不勝樂也雞  
浴乎土振翻脩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  
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  
與水俱寘而不死吾今忘其為畊矣非特忘其畊且  
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畊者而忘之耕  
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  
以耕為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  
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  
可幾矣膠膠禁禁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  
冀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

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紹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脩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王帛錦繡恃之以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其意而惟脩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史存乎目者航之

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從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從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况於人乎而况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 中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隆巉峻爲天下奇觀跡儼乎蓬閩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中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適且卑其

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中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中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借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大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採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况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脩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

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明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獻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况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斷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子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且滑臙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宗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

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毋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



衡為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頽子曰舜何人也為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為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肺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三十斃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僨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定而不懾氣充盈而不

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為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愚晃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鑿劄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綴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義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為浮言而英才雄辯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其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慮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為學也蓋太史公受

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千家以開淑來者為志雖其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其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其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為不足法者不知為學者也其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夫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為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澆利欲為深耻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為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湯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

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問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虛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伎曲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遠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

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寶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技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作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高子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

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子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子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

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者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醜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饕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鼃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飶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醜食者資之以解其飶貴而八珍九鼎之進賤而橡茹藿歛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憇厚味之膳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菘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蕨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味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萬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

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况於菜也哉

###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慶之齋曰存養里人方其爲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微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重惟人醇匪均清厥中若耐之在醞籍若泉之漸塗泥若王之墮汗壞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擬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闡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

馬弗思其復如關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器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覩斯覩祇祗栗栗馭馬以朽練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蠱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不猷弘訓克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齊聖自怡其道以陳惟其甫尚鑑于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汗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

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崇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此爲貴而况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揆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述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

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為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為公卿沒喻為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為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共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為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迺屢踏吾門以言為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為

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息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舟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况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為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為而主靜夫無為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為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為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為光祿大夫者至今為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為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為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為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為斯號也不亦異

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宜于家則親愛踈詞命不備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遺片言之悖先生耻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翁漁菑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汨如溪瀟瀟濤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辯則其辯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子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

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焉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叔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

###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右公退則歛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子言夫靜之爲學者于易迷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闐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



人持而搖之與破甬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日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

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善起而未嘗正

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焉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牽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棄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昂來京師

讀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廢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風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日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况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

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為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子友善者欲偕子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鷲羽躍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為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褻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琤琮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盡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為茲遊信樂也而子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為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

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為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為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為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脩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剗其字為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憚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副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關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為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滲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况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

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憚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顛變，積難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作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

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微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齊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率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

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瑛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種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味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瘵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昏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

遠也操馭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珎不能知其肯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温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減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緩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

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  
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  
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  
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  
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  
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  
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  
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  
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  
物矣視於廟則邊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  
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  
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  
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  
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  
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  
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  
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  
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

其族子兄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  
家亦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  
氣焉日東而生騰而如鳥翅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  
如神欬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  
綰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蹇湧久而乃沒  
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  
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况能常見之乎欲  
常見之且不可况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况近  
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  
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  
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繫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  
已盡而糠覈樂之綺綉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爲變  
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籠力執欲使適意者  
常存而不失而幸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  
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  
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  
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  
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况於人之身  
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  
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

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為道德施而為事功發而為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為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為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為然或能乘震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鐘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踴躡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况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

之温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為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遠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為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温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為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為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為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况天下至

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且靡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指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怒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躑躅焉累乎若無所依歎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闕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縕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縕同門友王君子克之子也孟縕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符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縕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毋以昌大吾宗孟縕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事生產故廬庫陋孟縕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縕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

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縕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悻於義矣孟縕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桐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縕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毋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縕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富權忻於悲哀歲長養於摧折孟縕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子將於孟縕是望子何以慰孟縕在乎慎之而已

###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



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為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邾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為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

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目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迺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界絮帛者為令然必有善為鄉閭所推者乃以勸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肯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

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賞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湏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修聖世尚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

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鷲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具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壘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未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斷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縉雲曹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

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  
遠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  
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  
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  
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置閑污濁者不足  
以悅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  
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  
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混  
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  
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  
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  
仙爲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子聞其風于其子閻門  
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愨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  
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  
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  
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績既往之績下而欲  
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  
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

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  
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公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  
然也子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  
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  
旣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宵乎其爲言粹乎  
不見其與道倍也間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  
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  
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  
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  
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  
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  
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旣膏粱衆人之所樂  
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  
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  
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  
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  
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  
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  
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  
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

是也

顛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智者馳騁太過鈞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而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顛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湏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顛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顛者有矣而慕乎顛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

事誠得顛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顛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旣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虎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轆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銜輓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

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為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為學家自為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俛俛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畧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為輪毅以禮樂為蓋軫骨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哀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為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為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霖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孰故為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且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為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

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椽刻桷丹漆黝堊文牕綺疏錦幃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上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巨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脆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苴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反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

素而已剽雋掠竒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達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闕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弄女婦事游謹賤背握文法富室擅箠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櫻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厭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

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歛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灾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

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已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情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

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祀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糒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克已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

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况祀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鶩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福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道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袁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遂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猷敵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况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



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齋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皆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環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

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既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審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忝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復之地爲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

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况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達義可以拯生民之厄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懂懂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就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就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

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 觀梅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况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茫洋瀾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俾大敵古今以爲壽者豈及不能測其藪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忽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

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  
 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為法則可  
 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蕪容汎受不擇細大  
 暴以久旱而不減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  
 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  
 其靡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闢  
 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  
 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  
 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  
 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  
 燕安之餘為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濼飲食游觀而  
 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  
 為與文頌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為聖賢人得其  
 澆駁之餘則為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  
 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  
 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  
 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汗繁而水之清初非以汗繁而  
 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

靜居之故其為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  
 以汗器受水而又動清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  
 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  
 至清則衆人可為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聞之中  
 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  
 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  
 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  
 之翛然者則已填襟穢汗化為泥塵而不自知謂之  
 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泝淮以達于河濟  
 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  
 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  
 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  
 故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  
 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  
 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  
 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  
 也軒之處士口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  
 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為清  
 而清自我出不必為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  
 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為物所淆包

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

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口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張公思濟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人營別業于王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公畧之崇嚴觀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已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

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平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哉

臨海縣知縣黃諱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瑛 王棟

臨海縣學生李膺 戴寧

黃巖縣學生孫冕 牟文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